

# 蕉風

半月刊

期三十五第

日十月一年八五九一

熊兆程 ..... 話神羅羅  
岳潤黃 ..... 遊之克北魁  
譚卓呂 ..... 橋的鎖封被  
宸靖亭 ..... 絃續  
風 沙 ..... 客房



• 刻木甄洪陳 •

戀依的星星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創刊

# 蕉風

半月刊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 本期目錄

萬里望	籬籬神話(上)	「北京人」人物及本事	關於「北京人」	魁北克之遊	被封鎖的橋	續紋	新歲篇	回春曲	平安字	河水吟	房客	文訊	讀者·作者·編者
.....	.....	.....	.....	.....	.....	.....	.....	.....	.....	.....	.....	.....	.....
吉羊等	程兆熊	梁清	會森	黃潤岳	呂卓譯	李靖寰	斯年	高明	亮亦	前人	沙風	本刊特輯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電話：二八四七二

53-A Zion Road, Singapore, 10.

承印者：協和印刷鑄字有限公司

電話：三〇九三八

42 Tras Street, Singapore, 2.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三七三三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每冊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叻幣一元二角  
 全年叻幣四元





一元肇始，萬象更新。有人說今年是和平年，也有人說今年仍是冷戰年，更有人說今年乃是大戰爆發年。儘管衆說紛紜，莫衷一是，這世界到底還是值得留戀，饒有希望的。(吉祥)

東姑總理早經宣佈：馬來語爲本邦國語，馬來文爲本邦國文，同教爲本邦國教……以及其他。

這樣，國貨也應當是本邦出產的貨品囉！但是有些貨品竟然寫着：「爲振興國貨和挽回利權，請大家用國貨。製造廠設於上海。」也有些貨品是寫着在香港或九龍製造，但是也大書「真正國貨」的字樣。那末，上海、香港和九龍三地，豈不是本邦的屬地了嗎？(貴顏)

會見報載如下：「我×××似有人作擾，心神恍惚不舒，後往×××律關帝廟求神指點，蒙賜靈符後全愈，謹登報端答謝神恩。」現在已經進入太空時代，而仍有人求賜靈符治病，也就難怪美國佬常稱東南亞各國爲「落後地區」了！(小卒)

披閱星馬各大報章，每有什麼「鳴謝×大醫師愈我腎虧」、「鳴謝×大國手治我痔瘡」等長期廣告出現。病者登報鳴謝醫生，本來無可厚非；但「一鳴」竟「鳴」得如許久仍未收聲，怨鄙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與其說是病者鳴謝醫師，不如說是醫師自打廣告招徠生意爲妙！(良信)

據外電報導：北大西洋公約十五國代表在巴黎集會時，其會議廳上原已動搖的地板，竟爲五百個與會人員的壓力而轉趨堅固。但願這些國際政壇的風雲人物，也能發揮巨大力量，把動搖不安的世界局勢穩定下來。(好人)

印尼向荷蘭攤牌，荷蘭一直抗議印尼做得太出面，並於去年十二月十一日要求印尼明白解釋荷蘭在印尼所處的地位。天！原來荷蘭人統治印尼三百多年，直到目前似乎還弄不清他們在印尼所處的地位呢！(一個觀衆)

東京有一日人開辦戀愛學校，聘請五十位女教師教導學生談情說愛，每位學生只收費一千一百日元。但不知道這學校幾年畢業，有否碩士、博士的學位，有志者不妨去函索取簡章也！(張翼飛)

據某畫報載：美國的好萊塢，最近有人開辦一間脫衣舞學院，並稱脫衣舞是一種藝術。這就是開辦脫衣舞的目的——美化脫衣的種種姿態。脫衣舞學院的課程，要修十五個星期才完。我推荐馬來亞的陳惠珍爲該脫衣舞學院教授，因爲我相信她對這門藝術有其高深的造詣，可爲本邦爭光。(唐德寧)

### 約·法·三·章

- 舉凡耳聞目見的天下大事和街談巷議，皆可信手拈來，作爲題材。
- 行文以幽默輕鬆爲主，但切忌任意攻訐私人，並戒把肉麻當有趣。
- 每條稿酬二元，可買萬里望花生米一斤。

# 籬籬神話 (上)

程兆熊

中國大陸的西南方，有一個省區，名叫雲南省。在那雲南省境的山區裡，有一批居住於高山之上的同胞們，他們的背上，都放着一個竹子編成的籬籬，裡面裝滿了不少的東西。那籬籬的形式是圓的，下方有四條短短腳，可以讓籬籬從背上取下來，就站立在地面上。因此，他們被人稱為籬籬族，並且還傳出了一個籬籬神話。

雲南的籬籬族，即所謂雲南擺夷，有時又被寫成羅羅或書作僕僕，這都是錯誤的。籬籬族和我們漢族都是中華民族，也可說都是宗族，我們應該稱他們為邊地同胞或邊胞才好；如說擺夷是不合理的，寫成羅羅是不對的，書作僕僕更是輕佻的，只有稱籬籬才是正當的。這是因為籬籬一詞，在他們中間是一種尊敬語，而其所傳的籬籬神話也是極有意義的。對他們來說，那籬籬神話是一個極真實的故事，並且是一個極好的教訓；同時，在那故事裡面，更含着他們的崇高理想和偉大懷抱。

籬籬神話，又被人稱為洪水的故事，是敘述很早以前在一次洪水的時期中所發生的故事。像這樣的洪水故事，在世界各處都有，只不過故事的內容各有不同。我們在中國歷史上，會讀到大禹王治水的故事，那也是有關洪水的故事。在這故事裡，我們看出了我們祖先的偉大，也看出了我中華民族的偉大。

在籬籬神話裡的洪水，究竟是如何興起，我們不知道。又在籬籬神話裡的洪水，究竟是如何治平，我們也不知道。但在籬籬神話裡的洪水裡，却確實有着這樣的事情。

在那很早以前，雲南省的一個什麼地方，有一農夫，生下了三個兒子，長得都很不錯：老大的性情好；老二很能幹；老三就是那最小的兒子，聰明異常。當這三個兒子都長大了的時候，那農夫也就垂垂老矣，終於死了。從此，那三個兒子頓失依靠，他們便生活在自己的力量中，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他們是那農夫之子，也是那大地之子。他們在大地上，流出了汗，所以他們很是自由。他們在大地上，拿出了力，所以他們很是自在。在那時候，只因爲他們是大地之子，所以在另一方面又成了天之驕子。那老農夫的心，總是放在那三個兒子身上。那三個兒子的心，總是放在那一片土地上。放在兒子身上的心，自古以來，都是屬於真正的人心。放在大地之上的心，自古以來，都會有如明亮的天星，亦即天心。因此之故，在那時候，實實在在是人心通於天心，天星照耀在大地上，天心亦復反映在人心之中。也因此之故，在那時候，大地是平平的，人心是平平的，世界自然也是平平的。

不過，一件奇怪的事，又終於出現在平平的大地上，因而震撼着那平平的人心，更衝破了那平平的世界。

當有一天，那三個兄弟開墾着土地，墾得汗流如水，直到黃昏歸去休息之後，第二天一早再跑到那一壟區時，不料完全全成了一個原來未墾的樣子。昨天他們分明把那一片生荒墾成了熟地，可是只經過了一個夜晚，到今天，那一片熟地却又變成了生荒。這還不是一樁十分古怪的事體嗎？但當他們無法可想時，他們還是只好又去墾着。墾着，墾着，繼續地墾着，但到第二天一早去看時，那墾着墾着的地方，依然是未曾墾着墾着的原來模樣。他們看見這樣的情形，終於只好是呆呆望着，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是誰作怪？」三個兄弟一齊問。

「是誰搗鬼？」三個兄弟又一齊問。  
那作怪的，那搗鬼的，究竟是人是妖，他們兄弟三人很想弄個明白。  
於是，三個兄弟便不再作着那沒有絲毫結果的開墾工作，他們轉去日夜偷偷地探望着那一塊出了怪事的墾區。那知不看則已，一看方知是一位老人用手杖翻轉了他們的墾地——就是用手杖那樣一翻，便把墾熟了的地，一下子變成了生荒，變成了原來的樣子。那老人白髮蒼蒼，手杖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只是當晨風吹散着他的白髮時，竟像一團白霧，而手杖則在霧之中揮動着。

那老人像開玩笑似的把熟地變成生荒，讓那兄弟三人白地流汗，白地用力，前功盡棄，什麼也沒有墾成。當那兄弟三人偷偷地看清了這種真相，明白了這種原因以後，自然是不免生了氣。特別是那最小的弟弟，簡直是氣極了，他說他要一下子把那老人打死。老二也是忍耐不了，他雖然沒有打死那老人的意思，但是口中卻不斷地罵着那老人。好得那大哥為人忠厚，他看見老二和小弟弟那樣生了氣，而且要打人罵人，就馬上勸阻道：

「不可胡鬧！」

老二和小弟弟聽了以後，就一齊反問着老大說：

「爲什麼？」

老大於是心平氣和地對着兩個弟弟解說道：

「我們應該問個仔細才好呀！」

接着，老大便帶了那兩個弟弟，走到那老人的前面，深深行了一個禮，才溫和地詢問着。

那老人於是對他們兄弟三人解說道：

「洪水馬上就要來了，你們已經大禍臨頭，還要墾什麼荒呢？你們都生我的氣，是不是？而且，你這老二還罵我，你這老三還想打我，真是該死了！」

老二聽了連聲道：

「不敢，不敢。」

老三聽了也連聲道：

「不敢，不敢。」

老大知道不妙，老二、老三更是害怕起來。於是，他們兄弟三人就在那老人面前跪了下來，一齊哀求着道：

「請救救我們吧！」

那老人起初不爲所動，但當他們兄弟三人不斷地哀求呼救以後，也就大發慈悲了。  
「你們三個人趕快回家去，各人各自預備自己的木桶罷！」那老人這樣說。  
他們兄弟三人一聽到要每人預備一個木桶，很有點莫明其妙，不由一齊想道：

「木桶可以救命嗎？」

那老人知道他們在懷疑着，就大聲斥責道：

「還不快回去預備木桶？等鷄鳴的時候，你們三個人必須藏在那木桶裡，方能够活着命呀！」

#### 四

滔天的洪水，果然在鷄鳴的時候，來到三兄弟那裏。這時候，他們三個人已經完全遵照了那老人的話，每個人都預備了一個木桶，並且每個人都躲在每個人的木桶裡。

當洪水一下子到來的時候，真是一片滔滔，什麼地方都是水。除了一個天，看到的只是一片水；除了一陣風，聽到的只是一股水。天色和水色對照着，風聲和水聲混合着，天像做着夢，地像做着夢，萬事萬物都像做着夢。三個木桶在洪水裡飄來飄去，搖來搖去，更象在夢裡飄搖着。這時候，夢像在洪水裏，洪水也像在夢裡。

洪水一陣陣地來，木桶一陣陣地飄；洪水一陣陣地漲，木桶一陣陣地搖。終於洪水是太大了，洪水是太洶湧了。那三個木桶東西南北地飄、飄、飄，那三個木桶前後左右地搖、搖、搖，猛可裏，竟有兩個木桶同時搖破了。

那搖破了的兩個木桶中，一個是屬於老二的。當老二的木桶破了以後，老二也就完了。從此，老二更不會罵人了。

那搖破了的兩個木桶中，另一個是屬於老三的。當老三的木桶破了以後，老三自然也完了。從此，老三自然也更不想打人了。

剩下一個未被洪水搖破的木桶，是老大的木桶，老大的木桶儘是在洪水裡搖。老二、老三的生命，隨着搖破了的木桶而完結；老大的生命，却因未被搖破的木桶而長保。究竟老大的木桶因爲什麼原故而未被搖破，這到以後才讓人知道了。

當那兩個木桶搖破了的時候，天地之間，在那時候就只有一個木桶和一個木桶裡的人。

當天地間只有一個木桶和一個木桶裡的人的時候，你就會在天地之間

不再能見到所謂夫婦了，從而也就再不能見到所謂爹娘、所謂兄弟和所謂朋友了。這使那時候的天地，是一個奇異的天地，是一個洪荒的天地。要知一個沒有夫婦、沒有爹娘、沒有兄弟、沒有朋友的天地，如何能夠不會是一個奇異的洪荒的天地呢？

在一個洪荒的天地裡，當然也不會有所謂城市，有所謂鄉村和有所謂寺廟了。在那裡，你看不到一頭牛、一頭羊。在那裡，你看不到一隻雞、一隻鴨。所有的豬，你看不到。所有的犬，你也看不到。由此沒有了雞鳴，沒有了犬吠，也就沒有了花貓。要知是一個洪荒的天地，就會是一個洪荒的人間。人生在那時候是淒涼的！

而且在一個洪荒的奇異的天地裡，就是狐狸也是看不到的，就是豺狼也是看不到的，連虎豹都會無踪無影。要知是一個洪荒的天地，就會是一個洪荒的世界，世界在那時候是莽蕩的！

也許會有人以為那時候的洪荒世界，亦即莽蕩的世界，沒有豺狼，又沒有虎豹，而且又沒有狡猾的狐狸，倒說不定是一個也好的世界。其實，這是大錯特錯的。要知那時候是有了一個亘古所未有的洪水，在洪水裡固然淹沒了所有的豺狼虎豹以及所有的狡猾的狐狸，但也淹沒了所有的野草、所有的青蔬、所有的稻果和所有的黍粟。說到人們的庭園，那是片瓦無存的。說到人們的瓜果，那是不知去向了。說到花開滿樹的桃李，那更是洪水無情。說到拍拍滿懷的春風，那更是舉世不識。試想：究竟這是一個甚麼樣的世界呢？

在洪水到來以前，會儘有人懷着不少的珠寶，會儘有人藏着無數的金錢。但在洪水到來之後，這些珠寶和這些金錢，那裡會有一絲一毫的用途呢？

洪水來了，平地成了大海，這讓所有的東西都只能藏在海底，就是頑石也只好悄悄地沉入大海之中。薔薇花和玫瑰，在洪水裡，還能夠不是零零落落嗎？百靈鳥與黃鶯，在洪水裡，還能夠不是無影無踪嗎？以前列植着青松的古道，洪水來了，自然是一齊淹沒。以前雜着綠柏的紅梅，洪水來了，自然是萬般難。一切是被洪水淹沒、淹沒、淹沒。整個是那洪水滔滔、滔滔、滔滔。

試想：在那滔滔的洪水、洪水、洪水裡，還能夠再找到以前的萬水千山、山、山、山嗎？廬墓已是不僅成墟了，衆山已只是好成礁了。這時候的日月星辰，是洪水到來時的日月星辰。這不會是洪水到來前的日月星辰，這也不會是洪水消退後的日月星辰。日月星辰是變了。天是荒了，地是老了。在一個洪水的時候，就是一個天荒地老的時候。這是十分難過的！這是萬分難熬的！

在那樣的時候，在那樣的洪水時候，會像有舟子在風聲水聲中頻頻呼喚着，只不過那聲音一會兒就消失了，一會兒就沒有了。什麼都已沉沒，誰也捲入洪濤。剩下來的二位舟子，在洪水裡，只是呼喚着、呼喚着，那還會有什麼用呢？他們會葬身魚腹，是必然的；他們會身死龍蛟，也是必然的。

在那樣的時候，在那樣的洪水時候，你也許還會想起那洪水到來以前的阡陌縱橫。但當你明白了阡陌縱橫實在受不了洪水滔滔時，你就會感覺到那洪水到來之後的阡陌，連設想都不堪設想？

## 五

洪水來了，洪水會淹沒一切，自然也會淹沒一個王朝。

在洪水到來之前的一個王朝，被洪水淹沒了；可是在洪水裡，也會有人想再建立起一個洪水的王朝嗎？如果真有此事，那真是不能想像的！試想：在洪水裡，會有王朝嗎？試想：洪水的王朝，會能夠存在嗎？會能夠長久存在嗎？

在洪水裡，人在那裡呢？人民在那裡呢？民膏民脂更在那裡呢？

在洪水裡，已不再能有民膏。在洪水裏，已不再能有民脂。那洪水中的王朝，還能夠憑藉着什麼本領，去建立在民膏民脂之上呢？在洪水裡的，會只有魔鬼存在，會只有水鬼存在。因之，所謂洪水的王朝，會只是魔鬼的王朝，會只是水鬼的王朝。可憐人民已成了魚鱉，在那時候，大家的心目中，還會再有什麼王朝呢？

在洪水的時候，奸吝會像是洪水，洪水的本身會就是奸吝，那還再用得着一般所謂的奸吝嗎？

在洪水的時候，驕矜會像是洪水，洪水的本身會就是驕矜，那還用得着一般所說的驕矜嗎？

在洪水的時候，奢淫會像是洪水，洪水的本身會就是奢淫，那還用得着一般所指的奢淫嗎？

在洪水的時候，諷嘲會像是洪水，洪水的本身會就是諷嘲，那還用得着一般所用的諷嘲嗎？

在洪水的時候，大家已不必哭泣，正是因為那已真正用不着哭泣了。洪水滔滔的聲音，實在已經蓋住了哭泣之聲，所有的哭泣，在洪水中是多餘的。

在洪水的時候，大家不必狂笑，正是因為那已真正用不着狂笑了。洪水滔滔的聲音，實在已經成了魔鬼的狂笑，所有其他狂笑，在洪水中更是多餘的。

在洪水中，究有誰是賢是聖？誠然，在洪水中，絕不容有賢有聖，但

在洪水中果真無賢無聖了嗎？

在洪水中，究有誰是英是豪？誠然，在洪水中，絕不容有英雄又有豪傑，但在洪水中，果真無英雄又無豪傑了嗎？

眼看着那一滔天的洪水蕩平了一切，因而也蕩平了賢慧，蕩平了聖哲，蕩平了英雄，又蕩平了豪傑。在那時候，會一時沒有了賢聖，會一時沒有了英豪！

只不過魔鬼就真的能够獨自長久存在於洪水之中嗎？在魔鬼獨霸的一段洪水時期，魔鬼也會讓一些戰爭停息下來，而且也會讓一些偷盜消聲斂迹。於是，一股滔滔的洪水，竟也像是一下子靜了下來。

只不過當一股滔天的洪水靜了下來時，魔鬼與魔鬼之間，或是水鬼與水鬼之間，不是掀起了巨大無比的爭戰，就是重新鼓舞着花樣百出的偷盜。由此，魔鬼終於滅亡，終於沒有。說到魔鬼的舞蹈、水鬼的狂歡，便亦隨其本身的滅亡而停息，隨其本身的消失而不復存在了。

在洪水行將立即消退的期間，魔鬼沒有了，舞蹈也沒有了，一些如花之容，如玉之貌也沒有了。

本來一些花容玉貌，在滔天的洪水一來的時候，便一齊橫被衝毀。只不過魔鬼們在洪水中的一段獨霸期間，却又招來了一批新的花容，供其舞蹈；只不過水鬼們在洪水中的一段橫行期內，却又誘致了一批新的玉貌，供其狂歡。似此如花之容，如玉之貌，原不過是一種治容，一種妖艷；當那一滔天的洪水行將立即消退的時候，因失去了洪水的憑依，除掉了洪水的裝點，所以也就消亡了。

全不管洪水的到來或是行將消退，有一座神山，而且祇有一座神山，站在那一滔天的洪水裡，看去總是高高。

三個木桶，藏着三個兄弟，在那一滔天的洪水裡飄來飄去，搖來搖去，結果是：早已有二個木桶被那滔天的洪水衝破了。這原不足為奇。只不過剩下一個木桶，那是藏着大哥的木桶，却不斷地飄來飄去，又不斷地搖來搖去，最後被掛在那一神山的山腰，這真是萬分奇巧！

大哥藏在那牢牢掛於神山的山腰的一個木桶裏，曾幾何時，那看去總是高高的神山，竟像因為他的秉性忠厚，而讓他脫逃了一個大災大難。同樣，那滔天的洪水，也像因為他的秉性忠厚，而離他遠去，並且立即自行消退了。

滔天的洪水雖然消退了，只是一個木桶掛在那看去總是高高的神山山腰，究竟要如何才能着地，這是一個最不易解決的問題。而當此一問題無法解決時，那十分忠厚的大哥，也仍然是萬分難保他的安全。大哥藏在那

被掛在神山山腰的木桶裏，生和死自然都是管不了。他在那時候，他在那木桶裏，他管不了生，他也管不了死。他一切聽上天的安排，他一切由命運作主。他縮着兩足，他合着兩手，他閉着兩眼，他的兩耳像一無所聞，他的孔鼻已只有一絲絲的氣息。起初他還默想着和他一同飄搖於滔天洪水之上的另外兩個木桶，並且還牢牢掛念着他的亡父亡母。但隨後他除了牢牢的一念外，他竟像失了知覺，他再也不敢幻想着他的一己的是否得救，他再也不敢默想着兩位弟弟的是否生存。這時候，他是單純極了。當他把一己的生命置諸度外，他簡單化到了極點。他僅僅是留下一念，那永遠無由隔斷的一念。

只不過他憑了那永遠無由隔斷的一念，他終於恍恍惚惚地又像看見了那位白髮蒼蒼的老人。

老人的白髮蒼蒼，當風吹着老人的蒼蒼白髮時，又像掀起了一團白的雲霧。

老人的奇異手杖，在雲霧中指着，竟把一隻老鷹從那一看去總是高的神山之側指引過來。

老鷹從那神山之側像一陣黑雲似的飛起，起初是飛得很高很高，當牠將要飛到一個高度，而幾乎齊於那一神山之頂時，那神山却又不不知不覺地升了起來。這使那老鷹終於落下，而聽任老人的指點。

老人指點着老鷹，老鷹便只好去啄着那一被掛在那神山山腰的木桶。那老鷹是這洪荒時代的唯一老鷹，那木桶也是這洪荒世界的唯一木桶。唯一的老鷹，啄着唯一的木桶，一下子便離開了那唯一的神山山腰。

我們現在說那掛着唯一的木桶的地方是一個山腰，其實，這一個山腰離開地面還是高得很。姑且就說是萬丈之高吧，但是萬丈之下，還有一個萬丈的深壕。

我們現在說那掛着唯一木桶的地方是一個山腰，其實，這一個山腰一方面是一個絕壁，另一方面又是一個懸崖，那是唯一的崖壁絕壁。

木桶掛在那神山山腰，是掛在懸崖絕壁之上。

老鷹在那異常異常高高的懸崖之上，銜起了那洪荒時代唯一的木桶。

老鷹在那異常高高的絕壁之上，救起了那洪荒世界的僅存的大哥。

大哥藏於木桶，似睡非睡，似夢非夢，似生非生，似死非死。

老鷹銜着木桶，飛來飛去，飛上飛下，飛下飛上。

這時候，大哥看來很是在自在。

這時候，老鷹看去似乎很是在逍遙。

就這樣，大哥隨着木桶，又隨着老鷹逍遙自在地飛渡了萬里荒郊。

# 「北京人」及本人事

原著者：曹禺 演出者：藝聯劇團

思懿（柳波飾）



瑞貞（廖海倫飾）



北平世家曾府，由敬德公起家立業，傳到曾皓，已經逐漸衰落。曾皓為人自私頑固，加以子孫不肖，家道日非，老境很是可憐。他的兒子文清，早年結婚，身體孱弱，而又自幼為母親溺愛，性情極為懶散，終日飲茶、玩鴿、繪圖、吟詩，復有雅片烟之嗜好，與妻子思懿極不相合。思懿精明強幹，奸狡險險，對文清時加逼迫。文清與表姊妹愫方暗戀多年，但因過於懦弱，把愫方也耽誤下來。

文清的同胞妹文彩，嫁給老留學生江泰。江本服務政界，因虧空公款，丟官在岳父家中寄住。江不學無術，性浮躁，好說是非，加以事業失敗，心情苦悶，時常發脾氣，摔東西，與思懿亦極其不合。

曾霆是文清的兒子，文弱清瘦，極像他的父親。現在他正上中學，但已結婚兩年。他的妻子瑞貞比他大一歲，兩人都年幼無知，強迫結婚，自然感情不好。瑞貞已懷孕，除愫方外沒人知道。她因痛恨此一強迫婚姻及曾家人，預備將胎兒打掉，經愫方百般勸慰，暫時忍耐下來。

愫方是曾皓的姨甥女，父母雙亡，為人婉順嫻靜，對文清一往情深，加以曾皓對她的婚姻挑剔阻擋，已經三十歲仍沒有出嫁。

袁任敢為研究人類學的教授，是曾家的房客。他有一個女兒袁圓，年方十六歲，天真活潑，不知憂愁，常和曾霆、小柱在一塊玩耍。

陳奶媽是文清的乳母，把文清當作自己的兒子一樣愛護。她在曾家四十年，回到鄉下，仍然不時來探望文清。這次她來的時候，還帶着她的孫子小柱——一個十五歲的鄉下孩子。

張順是曾家的僕人。



## 第一幕

中秋節，將近正午的光景，在曾宅的小花廳裡。

張順正在和大奶奶思懿商量如何應付債主臨門，陳奶媽帶着孫兒小柱由鄉間來探問文清。原來文清定於今天出外謀事，曾皓爲慶賀中秋節及替文清餞行，特於中午邀請袁家父女午飯。思懿早把樛方看作眼中釘，亦想藉此機會爲樛方與袁任敢撮合。

樛方和文清相戀多年，對婚事不置一詞。而思懿冷諷熱嘲，極力逼迫。江泰爲樛方抱不平，申斥衆人不應逼迫樛方，並交給曾皓房飯錢，一怒而去。

宴會正在進行時，各店舖的討債者一齊登門，吵叫不已，於是主客均不歡而散。

## 第二幕

當天夜晚約十一時，在曾宅的小花廳裡。

文清沒趕上火車，但對曾皓說已經走了。於是江泰與袁任敢訪文清問談，江坦白指出文清與自己的弱點，說到傷心處，痛哭不已。

這天晚上，文清約樛方見面，並請求樛方同去南方，但樛方不允；文清又請樛方下嫁袁任敢，樛方留給文清一封信，表明自己的心意。此時曾皓來到小花廳，文清匆匆懷信避至臥室。

曾皓向樛方懺悔，並坦承已無積蓄，所有存款早爲家用及漆壽木用光。樛方得知此種情形，當表示願侍奉曾皓天年。

瑞貞因樛方的勸解，向曾霆暗示懷孕，但曾霆茫然不解，因而瑞貞更爲痛心。曾霆寫信向袁圓表示愛意，而袁圓天真純樸，還不知男女間之愛情，竟把信交給袁任敢。曾霆慚愧交集，痛哭不已。

樛方給文清的信被思懿發現，勒令文清親手退還。文清懦弱不敢抗拒，忍痛退回，傷心痛哭。時江泰酒醉吵鬧，曾皓聞聲來觀看，發現文清未走，正吸食雅片烟，一氣中風。一時衆人忙於灌救，慌張萬狀。文青愧悔傷心，離家出走。

## 第三幕（第一景）

一個多月以後，將近黃昏的光景，在曾宅的小花廳裡。

曾家景况一天比一天壞，非常淒涼。所欠隔壁杜家之款項，杜家要求以曾皓的壽木抵賬。思懿欲留下房子賣好價錢，逼曾皓將壽木交出。曾皓今日才由醫院病愈出來，萬般無奈，忍痛將壽木給了杜家。這時江泰突然發言，公安局長是他的好友，保證可以通融借款，償還杜家，可將壽木留下。衆人在絕望之中，突現一線生機，非常興奮，乃與杜家商公延緩半日，等候江泰消息。

瑞貞決定隨袁家父女離去，並與曾霆協議離婚。她在臨行之前，苦勸樛方早日脫離曾家。樛方表明對文清一往情深，整個希望寄託在文清的身上，同時嘉許文清決心回家的志向，情願犧牲本人幸福，替代文清奉養家人。不料正談論間，文清禁不住勞苦，悄然而歸。樛方的一片苦心及整個希望，至此已完全破滅。

## 第三幕（第二景）

十個小時以後，是黎明前那段最黑暗的時候。

文清回來以後，思懿逼他認錯賠罪，但他堅決不肯。於是思懿聲言欲將樛方嫁給文清作爲姨太太，更使文清深痛惡絕，不理不睬。

陳奶媽代約樛芳與文清見面，樛方因對文清之美夢破滅，決定隨瑞貞同去。文清受盡思懿的折磨，又失去樛方，萬念俱灰。

江泰一夜沒有回來，各人焦灼等候。但杜家已不肯再待，乃派人抬運壽木。時江泰大醉而歸，曾家之一線生機，終於破滅。曾皓親見自己壽木被人抬去，傷心痛哭，深受刺激。樛方、瑞貞已經離去，文彩正在撫慰曾皓，忽聞文清房內有人墮地，原來文清已吞雅片烟自殺。文彩不敢告訴曾皓，謊言耗子打架。

一片淒涼景象中，只剩文彩扶持曾皓走入。

• 梁清 •



# 關於「北京人」

曾 森

## 一、作者介紹

曹禺原名萬家寶，湖北人，留學法國，曾任國立戲劇學校教授，是中國最優秀的劇作家。他不但長於編劇，並且也長於演戲和導演。

一九三四年，他發表了四幕長劇「雷雨」，嚴密的結構和精鍊的對話，都顯示其高深的藝術修養。這立刻引起了廣大的注意，咸認為是新文學運動以來劇作上稀有的成就。接着，他又寫了「日出」和「原野」，都是多幕長劇，這位劇作家的卓越才能就更加証明了。這些劇本，曾在各都市廣泛上演過，演出的效果也十分好。

在中國抗戰期中，他又發表了三個劇本，即是：「蛻變」、「北京人」、「家」；獨幕劇有：「正在想」。戰後聽說又寫了「橋」和「黎明」的天。

曹禺的劇本，在藝術上達到很高的成就。寫作技巧以細膩見長，即使是小動作，也不惜用全力來渲染；而台詞的流暢，更非一般作者所能及。他的藝術修養和創作才能，是有高度水平的。因為他的劇作的出現，才鼓勵了和提高了一般劇作的藝術水平。他的寫作態度非常認真，可惜他是一位難產的作家，拿他的處女作「雷雨」來說，據說他寫了四年工夫。因此，他在產量上並不怎樣多。

曹禺是位極用功的劇作家，他的外國語造詣很深，因而他讀的外國劇本也特別多，於是不覺中受到外國作品的感染。一般人以為他受易卜生的作品影響最大，而在處理每一劇作的結局，那種不了了之的手法，尤為相似。有些地方又像蕭伯納，就是說他在寫景跟舞台指示方面，真是不厭其詳。

## 二、北京人的主題和故事

「北京人」是反映一個封建舊家庭的崩潰沒落，及揭露出自私、虛偽、醜惡的人性為主題的。其故事大體如下：

曹香世家的曾宅，過去也曾興隆一時，但現在却日趨沒落。其所以沒落的原因，一方面乃由於封建的舊家庭內在的腐化，一方面再加上外界的刺激所致。

家主曾皓過去雖補過幾次缺，但大半生是在享用祖上的遺產。他自私而又頑固，最關心的是吃補藥及上過一百次漆的自己的壽木。他的長媳

思懿及陳奶媽，乃是舊家庭制度的支持者。

大兒子文清，只會作詩、作畫、玩鴿。他愛上了愷方，又沒有勇氣和她結合，終日苦悶憂愁，最後竟以吞鴉片而自殺。至於留學生江泰，四年依在岳父家，終日飲酒發脾氣，最後還是與其妻子文彩苟活在舊家庭制度之下。而曾皓的姪女愷方與其孫媳瑞貞，却由受苦掙扎，而至出走，勇敢的跳出了火坑。概括一句，就是讓那老朽無能的死滅，而新生的仍舊有他光明的未來。

研究「北京人」的人類學家袁任敢，她的女兒袁圓及陳奶媽的孫兒小柱兒，是新生的人物，為封建勢力中最勇敢的反抗者。他們的行為健康，不慣拘束，是人類光明的象徵。本劇的措置，第一、二幕叙出杜宅的迫債，第三幕末則以杜宅強扛曾皓的壽木抵債，了結曾宅的命運。



陳奶媽(飾沈蓉)和小柱(飾盧振昌)

### 三、「北京人」創作上的優點和缺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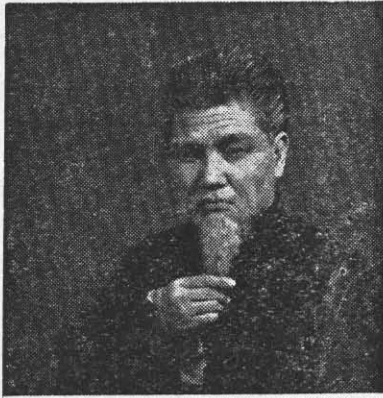
「北京人」這個劇本，是以抗戰前北京一個家庭的糾紛關係，寫出家人親戚之間的矛盾和互相傾軋，以及這些人的自私的行為，和下一代的人物走向新生的情形，刻劃得極為深刻。但給這些走向新生的人領路的，却是一個帶有象徵意味的「北京人」（一個機器工人）。作者把「北京人」當做光明的象徵，他借劇中的人類學者袁任敢的口說：

「這是人類的祖先，這也是人類的希望。那時候的人，要愛就愛，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們整年依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沒有禮教來拘束，沒有文明來捆綁，沒有虛偽，沒有欺詐，沒有陰險，沒有陷害，沒有矛盾，也沒有苦惱；吃生肉，喝鮮血，太陽晒着，風吹着，雨淋着，沒有現在這麼多人吃人的文明，而他們是非常快活的！」

爲了和那些爲封建社會所腐化了的人們作一對照，作者用「北京人」指出了人類的祖先原是很健康勇敢的。因此，也就給那些他自己所同情的人物，安排了一條新生的道路。這說明了因爲作者對舊社會的憎恨，遂對原始的力量抱有一種憧憬。這一種返歸自然的思想的存在，使這部作品雖然唱出了舊社會的「挽歌」，但對新生活理想的啓示，則顯得漂渺而空虛。因此，當他由家庭悲劇來寫整個封建社會的腐爛的一面，就非常深沉動人；而對於走向新生的那一面，就寫得空洞無力了。有一部份人對這一點曾加以嚴厲批評，有一部份人則認爲是象徵光明，直到今日仍舊爭論不已。

「北京人」在創作上雖有他的缺點（其實那個劇本沒有缺點），但仍不失爲一個好劇本。它的主題正確，結構嚴密，描寫深刻，把舊家庭中的傾軋、矛盾，把人的自私、虛偽，都曾暴露無遺。如曾皓的頑固、昏聩，思懿的潑辣、陰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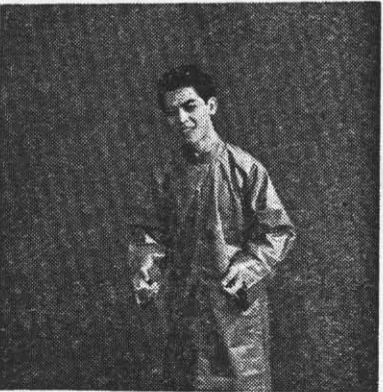
，文清的懦弱、無能等，作者繪聲繪影，寫得極有深度，使本劇藝術氣氛極爲濃厚。甚至有的人說：曹禺的戲，光從藝術方面來講，「北京人」是最完整的。劇中的每句話，都是純正的口語，生動緊湊，令人感到親切有味。它以巨大的力量激動着人心，使他們的情感隨着劇情的進展而一齊進到緊張的高峯。同時，在某些情節安排與故事穿插上，顯然寓有作者的深意。例如故事的進行，始終穿插着曾、杜兩家爭奪棺材的事實。這分明是在暗示，不僅是代表舊的曾皓，就是「暴發戶」的有錢人的杜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也都是「在棺材裡打滾的人們」。又例如以修理卡車的工人來扮作北京人，而又來自田間的小柱兒裝扮成他的弟弟小北京人；這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希望和寄托所在。又例如以瑞貞和愷方的逃出牢籠作爲劇本的結尾，顯然是顯示新一代的勇氣和不甘忍受長久的控制。這在作者的思想和藝術的道路上，是值得注意的。



曾皓（鄭凌雲飾）



愷方（趙文錦飾）



張順（陳建權飾）



袁圓（趙文敏飾）

# 魁北克之遊

## 黃潤宇

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若干年來，一直在我的腦海中閃動。因為那裡的居民，說法語的多；說英語的居民，想要維護英語文化，他們起而爭取平等。一百多年來，英文教育和法文教育都同樣被尊重，在某些方面，英文學校的教師還有若干特權。文化的維護，在加拿大已不是一種需要爭取的運動；少數居民的母語教育，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他們是幸運的。

從美國波士頓有火車直達加拿大的蒙特利(MONTREAL)

，每天有兩班火車，我是坐晚上十一點鐘的那班。白天參觀福特汽車廠，在那佔地二十英畝的工廠中，跑了整個一上午，晚上實在有點疲乏，走上車就打盹。早晨兩點鐘，車過白河，加國移民廳官員來檢查護照。在美國往的人赴加，是無需簽證的。他只問我赴加幹什麼，有無再入美國的簽證。海關官員問我帶了甚麼商品沒有。事實上，車仍在美國境內。到我再被叫醒時，火車已到站了。

天在下雨，冷風一陣陣括來，使人發抖。我穿上大衣，披上雨襖，把行李寄在站中，便去街頭逡逡。出站不遠，就是聖詹姆士教堂，目前正在裝修，台階上仍有昨夜的殘雪。推門入內，燭光瑩瑩，一片肅穆之氣。有些老人跪在殿前祈禱，間有一些携小孩來此頂禮的人。我隨着他們繞行一週，也在殿前默坐了一會才走出來。

孟特利市分為好幾區：如法人區、英人區、猶太人區、唐人區。居民種族之複雜，由此可見。商業中心，英語法語通用。中國餐館甚多，菜看和美國的差不多，通常兼賣酒水，有酒有肴，更易招徠。中午，我在一家法國餐館用膳，大塊牛排，盛在圓形木板上，就好像我們廚房用的小砧板，倒是別饒風味。飯後，登上導遊車，環遊全市名勝。有許多法國式的房屋，門前一彎曲的鐵梯，住在二樓或三樓的人，可直接出街。行人道上，有時全是鐵梯，亦甚有趣。法院裏，民事訟訴應用法國法律，刑事訟訴應用英國法律。

這裏也有聖母院，而且是做巴黎那聖母院而建的。外形相似，不過大門沒有甚麼彫刻，牆上也沒有塑像。可是走進之後，金碧輝煌，氣象一新。天花板的

方形圖案，全是鑲金的浮彫，有點像凡爾賽宮的大廳。四周的神壇，細膩而且光影奪目，可謂富麗堂皇。這裏似乎太鮮艷了，缺乏巴黎聖母院那種肅穆的氣氛，一時簡直如置身皇宮大殿或蓬萊仙境，只有偉大而愉悅的讚美，沒有神靈的契合。

膳人館的建築，異常奇特，外形是現代式。進去之後，便走入陰暗的地下室。裏面塑了許多古羅馬時代的墓穴，聖經故事和一些加拿大的歷史故事。燈光的位置，背景的搭配，都恰到好處。在彎曲的隧道中，走了一段，便有奇景。假若不是人多，而且有嚮導，我真有點胆怯。設計的人，也許有意使它如此，讓那些終日為現代文明鞭策到神經緊張的遊客，來此得些新的刺激。當代的人而有塑像的，除了教皇、英女皇夫婦之外，只有艾森豪威總統、法國總統和加拿大首相。沒有邱吉爾那些英國名人，不知何故？

料理，按季節種植花卉。可惜如今嚴冬瑞雪，我們無緣欣賞。但從那些點綴園景的寶塔亭台中，仍可想像其盛況一般。

那些住宅區的市政獨立。有一小鎮禁酒，而民選市長却是孟特利的大酒商，可說是一種諷刺。既然住的都是有錢的人，大家都在住的地方花錢。有一家的大門是玻璃的，那扇門就值三千美金。有些房子的廚房在上面，而起居室在地下面。還有就是大家沒有汽車房，出入用「德士」。我們常常欣賞有車階級，在這裏「德士」階級却更高了一等。

孟特利是一個小島，皇家山為全市最高的所在。但我們站在那裏，僅見白茫茫一片，看不到美麗的遠景，只好讓嚮導去大吹法螺。最後我們去參觀聖約瑟夫神壇，它的建築費是五百萬美金，要到一九六〇年才能全部完成。裏面有一個大教堂，有許多小神壇和博物院。我們進去之後，要經過五道自動扶梯，才能到最上面的宣道所。這座建築之高和大，幾乎不可想像。走馬看花也要兩點半鐘，我花半點鐘僅兜了一圈而已。

入夜以後，風雨更大，氣候轉寒。聖誕節近，街上擁擠不堪。男女老幼，大家重裘厚履，冒雨在街上走。行人之多，只有紐約的時報廣場，可與比論。加拿

大貨幣每元較美金高出三分，食物較美國便宜。猶太人的批發市場，番薯只幾分錢一磅。日用品以略貴，也許我專看大公司的關係。櫥窗中裝飾着許多活動的聖誕故事，配上音樂，好像香港的中秋時節一樣。

孟特利有一個私人的侏儒院，那是尼可夫人創辦的。因為她自己有個兒子是侏儒，於是她將一座房子改裝，收容侏儒，所有傢私木器，全是矮小的。而今也成了參觀名勝之一，入門票三角五分，走了進去，便像到了加利佛遊記中的矮人國。

我遊過了孟特利市，再乘火車向東北走，到魁北克省的省會魁北克市。火車要走四小時，車中雖有暖氣，車門偶開，霜風直入，凍澈髓骨，這時我才真正領略到北國風寒。魁北克車站和旁邊的郵局，就像兩座教堂，詢問之下，方知乃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建築，却設計成如此古色古香，情調與美國迥異。

到魁北克那天，恰逢陽光普照。因為不是旅行季節，沒有導遊組織，只得包租一部專車遊覽全市。車夫是加籍法人，有十五年的導遊經驗，駕駛技術極為高明。他的太太又是美國波士頓的人，我恰自波士頓來，於是對我格外親切。從他的敘述中，我才知道這兒的人，百分之九十講法

語。有法文報三家，英文報一家；無線電廣播也是三比一。天主教堂卅二個，基督教及其他教堂共六個。冬季從十月開始，到翌年三月止，尤以正二月最冷，有時達零下二十度，平均溫度在七十五度左右。這裏的夏天，較馬來亞的金馬崙還要低一點，而晚上總是冷的。

魁北克是加拿大的古城之一，英法兩國爭奪甚烈。一六五〇年起就築有城牆，一八二〇年又重行修建。古城中尚有軍營砲壘，目前駐軍千人，成為訓練中心。假若不是冬季，每天還有衛隊換班的儀式；連衛隊的服裝，都和倫敦白金漢宮的衛隊一樣。經過一條狹長的通道，上面已搭上蓬架，遮避風雪。進入營內，只見裏面崗亭甚多，遍地白雪，與古色斑斕的城磚相映成趣。城中居民，一七六三年不過六萬，現在已在廿二萬以上。魁北克市在聖勞倫河邊，又是在聖查理士河口，好像懸在兩河之間一般。勞倫斯河邊的戰場公園，高出水面在三百呎以上。一七六九年，英軍從河邊爬上來，法軍倉促應戰，守將殉職，二十分鐘內，雙方死傷近千人，乃歷史上最短的戰爭。如今還有一些古炮面對河轟落，草為雪掩，我們的汽車在偌大的公園中馳行，雪深盈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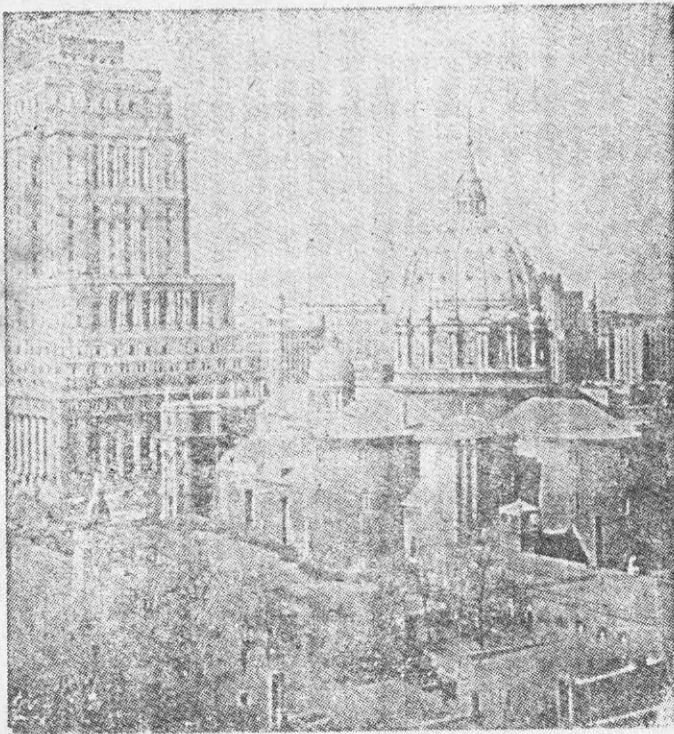
得可愛。我要車夫將車停下，踏雪走向河邊，低頭一看，下面船塢貨倉，房屋櫛比。遠處是魁北克大橋，修建費時廿年，如今不僅是交通孔道，而且成為風景名勝之一。對岸是工業區，工廠和煙突，在一片白茫茫的當中突出來，顯得格外觸目。

第二天氣候變了，大雪紛飛，數日不停，每晚都要用馬或吉普車來剷雪。街邊是雪，街中常常結冰。因此，這裏的汽車，都

用所謂雪胎，摩擦阻力加大。不過在街上仍不時可見一些汽車，車輪在轉，而車却停在原地不動。路既滑，駕駛時常不由自主，相撞失事，時有所聞。

我在馬來亞住了十年，踏雪的技巧已經生疏了。在風雪中去街頭漫步，小心翼翼，不免跌倒。看見其他的人，不論老幼，談笑風生，若無其事，真是走路都要從頭學習了。

十二月十日於魁北克



孟特利市的聖詹姆士教堂。

# 被封鎖的橋

印尼阿歷山大·里約作  
呂卓譯

如果我說我們城市裏的街道加長了，那末請別連想到它的建設是在突飛猛進。事實剛剛相反。

當我外出要回家時，我得運動運動自己的肌肉，從市中穿過或沿着市郊走。

這裏所記的是發生於某個雨季的事情。

我們的城市裏流着一條河，恰好從市中心流過。如果和阿馬遜河，或者尼羅河，或者揚子江比較起來，這條河並不算大，只可說是一道有着自己的泉源的溝渠。

不過大家都曉得水的性質。在下雨的時節，我們這條河也充滿着水，不但是滿，甚至太多，多得不能再多，致使它像是一個完全沒有知覺的盛水器似的在忍受着苦難。

和切斷道路的其他河流一樣，我們這條河上也有橋樑，而且很多。各座橋距離得相當遠。在我們城市裏的許多橋中，其中一座就是這篇記述裏所要說到的。

這座橋可說是我們城市裡最大的一座，不過也不見得怎樣大。

這座橋實在很老了。因為據我所知，我出世前它已經存在了，所以我不能不承認它的老。跟上了年紀的人一樣，這座橋已經開始毀壞了，橋上的土瀝青已經有了許多漏洞，橋基的土塊也一點一滴被河水繼續不斷地沖去了。不但在雨季是如此，就算在旱季也是一樣。

水，到底是人類的生命。因此，我們這條河的水，雖然是種種物質的混合體，却也獲得了人們過份的感激；尤其是家裡沒有自來水的市民，更加覺得它的可愛。可是，當河水太多的時候，他們就對它起了厭惡之感。這正如一個第一次墜入情網的人，後來又對愛人厭惡起來了。

天旱時節，一切的讚美都集中到這條河的身上。在某一個旱季裡，一個畫家已經把它繪成成功了；一個文藝家也嘗試過把它寫成一首詩。可是，我們的市民却不關心這些。他們甚至叱責道：寫這些來做什麼呢？等下不是讓其他市鎮的人也知道了。這除了好像解開衣裝暴露自己的肋骨之外，並沒有別的意義。

從此，在我們市民的眼光中，畫家和文藝家是失敗了。不過作為一個畫家和文藝家，當然管不了這些。怎末會這樣笨呢？他們心中反問道。

正如我剛才所說過的，這篇記事的開端是在雨季。一天，我們的市議會爲了討論修理一座橋，即我剛才提及的那座橋，特地舉行會議。

主席站在講台上，會議開始了。

冷哥黨議員促請大家注意，他說：

「各位先生：這座橋實在太舊了，在上面走過太危險了。大家都可看到，老百姓們不敢在晚上從橋上走過，特別是那些腳小的人。因此，我代表本黨促請政府儘可能提早進行修理。」

米科黨議員在原則上同意冷哥黨的提議，不過又補充說：

「我原則上同意冷哥黨議員的提議，甚且更迫切地希望能夠馬上進行。老百姓要求我們負起我們的責任。不過……應該考慮到經費問題……沒有錢就什麼都做不來。」

所有的議員們都靜下來了。錢，錢，錢，盤旋在大家的腦子裏的只是錢。這下子會場可寂靜下來了。例常的會議並不緊張過咖啡店裏的閒談，這次會議却不同往常，所有的議員們都想馬上發言，不甘落後。

現在，議員們都沉迷於各人的幻夢中，正如當時沉醉於併吞世界的迷夢中的日本一樣，受到原子彈的爆炸後驟然驚醒了。議員們也是這樣，當他們聽到蘇基黨的議員開始發言了，他們也突然從幻夢中驚醒了。

「各位先生：如果大家是爲了經費問題而傷腦筋，那末本黨却認爲這是可以克服的問題。本黨提出這樣的意見：我們將巴利裡的一切票券起價……比如說起一角錢；我們增加所有的地稅；我們增加所有的牌稅；我們增加所有的腳踏車、人力車、牛車、馬車等的車牌稅。我們的官員，包括市長、市議會主席、某某長、某某長等，每簽字一次也可收費一盾。我認爲這是行得通的。就打一個比方：初級補習學校學生參加放試時需要出生証書，這是要經過市長和民事部主任的批准的。每個學生需要二乘二次的簽字，計算起來二乘二等於四盾，這樣一來，每名學生就要獻出四盾錢。我們城市裡的學生可不少，這數字當然可觀。而且還有其他的方法：我們也可儘量多發一些執照給一些專門人員，如建築執照、戲院執照、工廠執照……，每一張執照都是錢。我們還可以通知所有的運輸業都要換過新的執照，這也是錢。總之，這一切都可由會議去決定。」

議員們重新考慮了，考慮得比過去各屆更認真。蘇基黨的提議獲得齊聲的贊同。修理破橋的提議達成決議了。

後來帝羅黨議員又發言：

「本黨同意這個決議。剛才已經討論過，修理器材容易準備好了。不過還有一件事值得大家注意一下，就是關於天時的事。現在是雨季，河水

時時都滿得很。這必然會妨碍修建工作的進行，大家認為是不是？希望會議考慮這個問題。」

接着倫督黨議員發表意見了。他發言來自人民中，來自那些每分鐘、每點鐘、每天只聽見諾言却不見其兌現的人羣中。這是一個痛苦的事情。他又說：

「我現在已是市議會的一位議員，我的意見應該代表人民的意見，以前如此，現在也是如此。我應該掃除一切空洞的諾言。我的結論是：橋應該馬上修理，不論是天晴或是下雨。我們可以找一位名符其實的有經驗的工程師，他當然不要計較下雨不下雨。不過這又要有一個計劃。我們和他訂立合約，他只管做工，一切材料由我們供給。有什麼磨蝕（這是不可能），都由我們負責。我的意見就是這樣，請會議加以考慮。」

其他的議員又沉靜了，好像等待死神經過一樣沉靜。大家都在凝神沉思……大家都裝得像是思想家。大家想得連咖啡牛奶都忘記喝了，致使會議室的管工在散會後不得不找一些工友和他一齊把那些咖啡牛奶喝完，因為倒掉可惜。

只有這次才發生這樣例外的情形，這次才是真正的會議。

稍後，建築部門的職員發言了：

「我們建築部門完全同意……不過我們希望財政部門儘速把這筆錢交到我們手上。我們可以立即買到材料，也能够找到有本領的能勝任的工程師。」

結果，記錄如此寫着：

「一九五三年×月×日的會議決定：我們市上的大橋將馬上進行修理，費用預算××萬盾。工作的進行交由建築小組處理，一名工程師於取得全體議員的同意後業已受聘。至於由河水造成的一切損失，將由市政府完全負責。」

這次建築小組如此積極，所有的議員都愕然了。會議還在進行中就已經找到了一名工程師，這不是平常的工程師，他的本領，在我們整個城市中是找不到一個可以和他敵比的。建築小組組長所作的諾言是如此响亮肯定，這在我們市議會的歷史裡是從未有過的現象，致使別組的一些議員臉都紅了，因為他們覺得主席射出的眼光帶着譏諷的意味。

可是，幾陣大喝采聲消除了他們的羞赧之後，一切又歸於沉靜了。

我們城市裏的報章上，登滿了各種通告：

「自本通告發出之日起，本市××地方的大橋，從××處起至××處止，一切具有兩輪以上的車輛，均不准通行，直至另行通告為止。不過行人仍舊可以使用這座橋，只要小心，因為它在修理中。」

幾天後，貨車川流不息地載來了碎石、河石、粗沙，以及建築橋樑所

需的一切材料。

我們的城市裏，隨之起了一陣騷動。起因是這樣的：

根據老輩人的傳說：要建造一座橋，爲了使它鞏固，那末在橋基裏就需要埋下一兩個人頭壳，通常都是用小孩的頭壳。小孩都是拐騙到的。

於是，每一位母親或是任何家裏有小孩的人，心裏都起了莫大的恐慌。她們的小孩被照管得比待字閨中的少女或金銀首飾還要嚴密。就在這種時候，人們才覺得生命的可貴。

可是，修理工作進行了若干時日之後，還沒有聽到獵人頭的消息。慢慢地，這個傳說就和早晨的露珠一樣消逝了，母親們又和往常一樣不再看管自己的小孩了。她們管理小孩的情形，就和一般人信奉上帝的情形一樣——遇到惡魔時才誠心信奉。關於這點，對於那些思想力不健全、機會主義和不忠誠的人來說，簡直是極平常的一回事。這些以爲在沒有道德的人生意裏也能樹立宗教的信念的人，實在太可憐了。

這時工人們忙碌起來了。西敏土、石灰、磚頭、沙石已經運到了。三輪貨車和囉哩車來來往往地運載。工人們快手快腳地起卸和堆放築橋所需的各種建築器材。測量師用布尺（布尺不夠長時就借用繩子之助）不停地量量應該測量的每一部份的長短、高低和潤度。

簡單地說，工人們的工作進行得敏捷異常。在極短的時間內，橋邊已經搭好了各種形狀的寮仔和帳幕，裏面放滿了石灰、西敏土；同時，一堆堆的磚和沙石，好像很驕傲地向人們許下修橋工作將不致延遲的諾言。由於這一點，就足以證明工人們的工作積極性。

我，我的朋友們，我的父親母親，以及任何一個會說話的人，每天都在稱讚我們市政府的積極和工程師的高超技術。

現在來說一說和我們這座被封鎖了的橋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的雨。這需要我們加以客觀的觀察。

在我們的城市裏，雨的性格是很好的。

通常在早上天氣很晴朗沒有下雨。這就是說，早上是有機會做工的。這時候，石頭就像是受到搶奪一般地從石堆裏被搬了出來，一個一個地從河岸上——可能使石頭緊密疊成一堆的河岸上——拋下河裏去。一道阻住水流的堤防疊起來了。

可是，按照本地雨季時節的自然現象，到了黃昏時分，天就下起雨來了，而且下得很大，尤其是在上流。結果，本來是溫和的河水，忽然發起威來，一碰到障礙物就首衝隨撞。

剛才砌成堤防的石頭被衝毀搗碎，被當作玩具似的團團轉地被水沖到……據一些人說都淤塞在河口。

情形就是這樣：石頭在早上被堆砌起來，下午被水沖得乾乾淨淨。大

家都知道：我們的城市，因而遭受了多大的損失。不過有一件事，倒是值得讚揚的。我們的工人們和工程師，好像是不曉得厭倦似的，他們甚至更加起勁地工作着。

一堆堆的沙和削滑了的磚塊，被雨淋得全部結成硬硬的一大堆，早上被鏟鬆了，下午又被雨淋硬了。這種情形一直繼續下去。

在這方面，我們城市裏的人，還不能把大自然征服。不過雖然這麼幼稚的頭腦，他們倒也不甘屈服。想不到有一位市民——不曉得是誰——提供了一個新的方法。於是，一捆捆的鐵絲網運來了，裏面放進了石頭。裝在鐵絲網裏的石頭全部沉入河中，橫橫的堆成一道堤。工人們高呼了——不安地高呼，浮燥地高呼。因為如果這個辦法行得通，他們就有失去長期工作的可能。

晚上，他們比白天更落力工作。結果，第二天早上堤防又不見了，好像又是被大水捲走了。同時，那些藏在倉庫裏的鐵絲網也不翼而飛了，而倉庫裏並沒有失竊的痕跡。

一種流言秘密地傳播開來：那些東西被投進河裏去了。誰投的？這個秘密却被那些和這件事有着利害關係的人嚴守着。進行調查工作的警察當局，由於某種關係，只好調查不出甚麼了。也有流言影射到某個集團。不過這個流言還未快地傳過來，也就這末快地傳過去了。

無論如何，我們的政府並不因此而甘休。建設應該繼續進行，必要的話，進行到用完最後五分錢為止。

新的材料又運來了，可惜又是遭遇到同樣的命運，以三輪貨車和囉哩車絡繹不絕地運來，喪失得不知去向。

結果，我們的市政府終於被迫放手。

停工是突如其來的，因為我們的市政府的錢櫃突然空空如也。這就是說，裏頭的錢已經搬了家，從錢櫃走到錢袋裏。走到那些人的錢袋呢？這不是我所要過問的事情。不過很明顯的，錢是不會消失的，只是移動了而已。其移動方式是否正當，這又完全是方式問題。

這末一來，建設工作就自動地停止下來了，尤其是因為彌補錢櫃的空虛的可能性完全喪失了。初級補習學校的學生已經做好了出生証，簽字收款還門生意已經証明並不暢銷；如果要換過新的執照，又可能引起市民的憤怒，對市議會失却信心。總說一句，議員們已經無法可想。結果，我們這座橋只好任其讓命運擺佈。

同時，再也看不到那位在技術上受到建築小組組長所極力推崇的工程師的鈎鼻子了。所有的工人都在埋怨。殘餘的建築材料：沙石、石灰、西敏土……就任其散在那邊，不過為期不久。

我們的市民，忽然覺悟到用以修橋的錢是他們自己的錢，所以他們有

權拿走那些留在那兒的建築材料。

担挑和竹篾一齊出動，掃蕩那些由於市政府的無能所造成的令人傷心的殘餘物資。只要一會兒工夫，所有的沙石、石灰、西敏土和其他的東西都被搬空了，又實回給那些原先是政府的供應者的工廠了。

結果，這些工廠更加發達起來。總之，富有的越加富有，窮人則每况愈下。

同時，禁止車輛行駛這座橋樑的禁令繼續生效，不能解除，大家都受到影響。我們在家裏不自覺地不再談論這座橋的事情，爸爸從辦事地點回家時也不再從這座橋經過了。

不過那些窮苦的平民，全都怨聲載道。運輸業提高了車資，因為他們爲了迴避這座橋，必須多花一些汽油。

真正高興看到這個現象的只有一種人：三輪車夫。他們暗自好笑，在那一帶兜來兜去，而三輪車費也高漲起來。那些信奉金錢主義（西方世界的信條）的人們，對三輪車夫大加讚許。他們一致認爲：印度尼西亞的三輪車夫階層，已經表現出對經濟問題有着真正的了解，已經會利用一個良好的時機來獲利。三輪車搭客，通常是一些普通工人和「做一天吃一天」的政府僱員，却不由得罵起三輪車夫來。這樣，一種新的階級矛盾開始產生了。

可是，請不要忘記那些和這座橋的封鎖事件有着更密切的利害關係的人們。他們是這座橋的「住戶」。如今他們不能繼續住在那兒，因為他們的「屋子」正在修建中。在我們的城市裏，這種橋下居民，習慣上被叫做「萬夢」。

他們通常是居住於橋下的空地裏。到了晚上，他們這裏的景緻真够引起靈感：不夠油的燈火時明時滅，種種的呻吟，搔癢聲，飢餓的悲鳴，侵入骨髓的寒風，雜着悲喜參半的笑聲，和不時因上面掉下了一些乾糞而發出的「兩聲咒罵」。

橋被封鎖一天，橋底居民就喪失住所一天。要在我們這個城市裏，找一個居住地點，本來就不容易。

其他橋樑下的空地，也同樣的擠滿了別的橋底居民。原先居住在這座壞橋下的橋底居民應該到哪兒去呢？住在郊外嗎？不，因為他們熱愛他們的城市，只要他們有權熱愛的話。

他們對這座橋的愛已經到了頂點，已經不能夠和他們的垃圾桶分離了。那末結果怎樣呢？他們發出咒罵，不會太過呼吸聲的咒罵，不過總算是咒罵，將來時機成熟了，還可能發生後果。

各位有一天光臨我們這個城市的話，將可以看到這座橋還是聽其命運的安排。





李靖寰

太陽透過粉紅的窗簾，映得滿室生春。麻雀在窗外低枝上喧鬧。

紗帳內，紅被攤出酣睡的嬌容，已褪殘了脂粉的秀臉，泛出淡淡紅暈，飽滿的雙唇緊閉着，嘴角上流露出似笑又嗔無限愛嬌的神情。

過去了甜蜜溫馨的夜晚，又轉出清麗歡欣的早晨。他臉上帶着朦朧的笑意，輕輕的從房內溜出。外邊房間四壁窗戶洞開，明朗的陽光，照着滿室明窗淨几。庭院中開了一樹芙蓉，粉白的花朵泛着微紅，伸向窗口。他一邊漱洗，口中得意的低吟：「芙蓉如面柳如眉……」

「噹！噹！」壁上的掛鐘敲了十點。起初他有點吃驚，馬上他想到這是他婚假最後的一天，甜蜜中未免有點惆悵。他又想起了小聘，他歉愧的感到自從新母親進門，自己對孩子似乎遺忘了。他連忙跑到小聘的臥室，床鋪得整齊齊，只有一雙小拖鞋顛倒的丟在門邊，書包已不見了。他悵然的想：這孩子不知吃早飯了沒有？他拾起那雙小拖鞋帶着滿腹柔情的把鞋擺好。黛醒了，前邊房間傳來清脆如乳鶯出谷的一聲「達玲！」他匆匆的帶上了門，向前室走去。

這是靜靜的近午時分，女傭在廚房內炒菜，菜的香味很不調和的沖進了房內，和黛的脂粉香混在一起。他對這日本式的房子，發着不滿的嗟嘆，隨之整個心又凝注於對鏡梳妝的身影。從鏡中黛向他嫣然一笑，他頓忘其所以的將臉湊上去貼住她的粉

臉。鏡中映出兩個不太調和的臉孔，他第一次感到自己臉孔如是的醜陋，皮色黑中泛青，黑紫色的嘴唇太厚了點，眉毛太濃的壓在略嫌下凹失神的眼上，兩鬢又添了些灰髮，這像貌如何配得上她粉臉朱唇，嬌艷的青春？他內心深深的自卑，悄然從鏡前溜開跌坐在沙發上，偷覷着黛的表情。她仍是那末甜美，沒有一點懊惱。他感激的想：黛並不嫌我老醜。於是，他坦然的從香烟迷霧中看這美麗的新娘。

門鈴響了，是小聘放學回來。她推開房門跑進來，一頭鑽在他的懷裏，親熱地叫着「爸！爸！」他俯身下去，貼着孩子的臉，心中一陣愧疚，頻頻低語着「寶貝，我的寶貝！」「拍」的一聲，他驚了一下，拾起頭來，黛手中的梳子掉在地上，呆望着他們。驚、妬、痛苦，使她美麗的臉變形。她迅速地轉過頭去，想掩飾她的情緒。但只是這瞬間一瞥，這不但他了解了，連未滿九歲的小聘也明白了這後母的心情。她悄悄的從爸爸懷中站了起來，他也趁勢推着她道：「小聘，外邊玩去！」黛仍然是強顏做笑，他也越發加意溫柔，但室中已不復有一個上午那甜蜜的溫馨的氣氛。

午飯擺好，小聘先坐到桌上，飢餓貪饒的注視着菜肴。他以目示意，叫她等後母來一起吃飯。坐了好久，不見黛出來。他重返臥室，黛還在那裡慢騰騰的修指甲。他忍住心中的不快，強拉她出來吃飯。黛蛾眉婉轉的推開道：「你們吃吧，我現在吃不下去。」他低聲下氣的推黛出來吃飯，三個人在進食時默默無言。小聘也許太餓了，也許她要趕着上學，匆忙間手一滑，飯碗掉在地板上摔得粉碎。他丟了筷子舉手往那驚得痴呆的臉上打去。小聘用手撫摸着被打的臉，哭着回到她的臥室內。

黛掩飾着內心的勝利，溫馨的道：「何必跟孩子生氣呢？小心氣壞了自己呀？阿綱，拉小姐出來吃飯！」

「小姐已經上學去了。」他茫然的任痛苦在他內心咬噬，他想不出自己為甚麼打小聘。前妻聘的遺言在他耳邊响着，那逝去的愛，和這小女兒帶給他們的歡樂，又回到心中。此刻他的心片片碎裂，血淚交流，他癡望碗內顆顆飯粒而不知所云。

黛伸過細緻的塗着蔻丹的小手，拉起他的下巴，撒嬌的說：「看你，怎麼啦，這也值得氣的這樣？」

一陣柔聲細語，妻的遺影，小女兒的淚痕，都化作烟雲隨風飄散，又回復了那一刻千金的甜蜜的歡樂。偶然想到午飯時那一幕，他想：「可憐的寶貝，我永遠不再打她了！」但誰知道呢？這也許只是一個開始。窗外落葉輕輕的嘆息了一聲，隨風飄落；芙蓉花在日暮深秋中，染上了濃艷的醉紅。

一九五七，十二月，廿。



## 新歲篇

斯年

地球不停地轉動，  
帶走了一年時光。

多少歡樂，  
幾許愁苦，  
伴隨着逝去歲月，  
消失得無影無蹤。

在日記的扉頁上，  
寫下了獻歲之頌。

斗換星移，  
萬象更新，  
別幻想元旦醒來，  
會成爲世界巨匠。

舊日曆已經撕完，  
且抬頭面對遠方。

人生之路，

原多坎坷，  
只要能堅定信仰，  
希望絕不會落空。

一陣陣報竹聲喧，  
一聲聲五道恭喜。  
新的生活，

今日開始，  
莫惋惜過去事物，  
且邁步向前直奔。

## 回春曲

高明

像蝸牛拖着沉重脚步，  
終於走完了一年里程。  
揩乾眼角的淚；  
忘去舊日的夢；  
別用銀幣占卜；  
勿站路口眺望；  
只有工作和工作，  
才証明生命值得永存。

## 平安字

亮办

謝謝你從遠方給我捎來信箋，  
問候我在旅途中可否平安？  
請原諒我的不曾立即回覆，  
漫長的奔波太使我感到疲乏！  
我忘不掉信裡的溫情和關懷，  
默默把感情的火焰包在心底；  
只希望歸時能有愉快的心情，  
更希望早日窺見你的倩影。

## 河水吟

前人

混濁的河水緩緩向東流，  
冒着泡沫帶着落葉和浮萍。  
鑽過橋洞，流過田野，  
穿過椰林、膠園和甘榜，  
河水滿懷着苦難和不幸，  
日夜低低地嗚咽……  
苦難來自河水的源頭；  
不幸跟在河水的身旁；  
混濁的河水緩緩向東流，  
帶着逝去的歡樂注入海洋。

# 房客

風

那個賣豆腐的女人上門來吵鬧好多回了。

有一天，她一樣抱了光景才學行的小娃娃，散着前額的短髮，兩隻眼睛紅得想哭人，一上門，東張西望，拉長了那兩片厚厚的唇板：「事頭婆！事頭婆！」原來她永遠記得找我呢！

看見她的臉，我分不出自己的感覺是頭痛？還是討厭？我雖知道她的上門目的不在乎找我，但她要跟屋裏的一位女房客鬧呀！我是房東，鬧起來還少得我的份？照說這又大可不必操心，她們鬧她們的，好鞋不往牛屎堆裏踏，儘管躲開去好了。然而當事人却走了幾天不回來，不回來那好，我是房東，找房客不着還不捉房東是問？有時房東會讓房客惹來滿身蟻，不要不相信啊！

閃着走的女房客不是誰，就是全地方最架勢的「財富娘」。不看別的，單看她臂彎裏兩天一換的手提包，就叫我心神不安。我常想：她太浪費一點了罷？但她有一位會找錢的丈夫，源頭有活水，去了又流來。像我，我有什麼呢？自從老鬼去了閻王宴以後，只留下這幢白銀屋，月中也只指望收點房錢呷口飯。那還不算，一個遠房的侄兒，每月三趟兩趟走來，總是向我伸長手。我不給，他鬧；我給了，他笑。想起吃着天定，要苦也苦定，橫豎自家跟前無半男隻女，侄兒也罷，叫我叔娘我就蠻開心；除非身邊十分的不便，不過也沒有幾次說不便，入息雖少，量入為出總妥當，我就這樣無愁無慮過了七八年。有源頭活水的「財富娘」比我過得更快活，大概說來誰都要點頭。快活嗎？當初我說對，現在我不了，不信叫她趕緊出來見人呀！湊場會，「會仔」標了幾天交不出一占錢，找人，人沒有，聽說蕭捲了

所有的會銀走了路。會頭走路也聽多了，總是捲走十頭八千或三千五千的。她呢？全部合計不上三百塊！一個堂堂的「財富娘」，才值得這一點點錢，誰又曾經想得到？

說就從頭說了罷，誰叫她要給麻煩我理呢！那個「豆腐婆」老對我表示不滿意，光景怨我知情不報不上多年老朋友。怨嗎就怨個够，可是她有什麼理由怨我呢？早幾月，我不是警告過她：「喂！豆腐婆，你有餘錢，你做會罷；沒有，最好別答應，以後標了也難，不標也難。」但她不聽，笑我笨，還說是最好賺利的辦法。好了，現在就樂啦！別說我事前實在不知情，就是知情我也不說，說了她還捨得分一半給我？好說好散，話到這裏為止，先提到那家房客怎樣的來歷。其實來歷我也不大明白，他們兩夫妻和一個七八歲大的女兒搬了進來，還是去年三四月間的事。房錢每月三十塊，包去水火，按月繳清，不能拖欠，而且先收足兩個月，名叫押金。規矩如此，其他的房客們有目共觀，不能怨我厚此薄彼。他們好，每月的房錢一分錢不少，還才像話話，不然天下還有免費的房子讓人住？那前房的「老煙劃」實在不聽，死蛇爛蟻，月尾推月頭，叫他學學新來兩夫婦的好榜樣他不聽，到現在還歷上兩個月零十二天，我記得非常清楚。看來，總有那麼一天，讓我把他的臭包袱丟出門外去！

那新搬來的夫婦樣子還年青，男的肩頭高過耳，臉色黃裏透著青，連續打上三年擺子的人也不過如此。女的不同，一身強健腫腫，白白胖胖，看了她就叫人感覺世界不會再有飢荒的恐怖。男的在一間洋行做「財富」，女的親口告訴我。

這個我可不管，做「財富」也得按月付房錢，付了我可以親密的叫她一聲：「多謝財富娘！」付不出你得行遠些去好不好？有錢多情義，不怕說了得罪人，不然「世態炎涼」四個字是怎樣解釋的？別看輕我，老娘小時也讀過幾本老書，深奧的道理不懂，見錢眼開總知道。

兩位新房客搬來住上一個短時間，我看不出有比別伙房客不同的地方。如有不同，還是那位「財富娘」：她愛出門，愛打扮，愛靜悄悄的在夜半裏獨個兒回來。我沒有正式正式跟她談過幾句話，看樣子她也似乎不屑跟我打交道。男人家更不必提他，常月常日早出晚歸，連個個臉也不容易。至於月終付房錢，總由那個小女兒交來。我常想：他倆是擺架子，或者生了我的氣。這得啦！你做你的「財富」，她出她的門，我收我的房錢，誰也別惹誰！只是一看見那個小女兒，我忍不住想：「她長得真叫人疼惜，竟沒有一點像她的娘和她的爺。」

那個小女兒常給留在屋裏看門戶，乖得很，娘出門那天，午餐必定要挨餓，難為他們過得意思。碰到這種情形，我就招呼她吃碗飯，順便問長問短。她不帶生疏，而且還叫我阿婆！

「阿婆！你看，我阿媽擰我這裏。」她忽然捲起衣袖，露出肩膊上的一團黑印給我看看。已經不止一次，她把身上的傷痕指我看，每次的部份都不相同，這就證明「財富娘」並不疼愛她的小女兒。她叫桂芳，我說：「桂芳呀！你媽太狠心，她打你爲着什麼事呢？」她低下臉孔，敦情是害怕不敢說。

「財富娘」在外的活動，已是公開的秘密。她無所不睹，據說無賭不精，所以每賭常勝。事實上不是真的這麼厲害，我老在心裏頭懷疑，因爲我聽見她會用最沉痛的口吻罵桂芳：「怪不得我的運氣這麼衰，就是你，駝衰家的，好快去死呀！」她的運氣怎樣衰？穿戴得整整齊齊，吃喝得白白胖胖，這要是說衰，我更成了什麼？不

過——或者是我年老眼花，我最記得她胸前懸着的那串金葡萄，金光閃閃，怪惹人愛，每次她挺着胸體在我的面前招搖而過，我總貪婪地多投幾眼。有一個時期，她的那串金葡萄不見了，並且跟丈夫吵架。幸得她的房錢照付，還不怎樣使我看了心煩意燥。

大概是今年的正月尾——我算的是陽曆，離開農曆年關還差那麼個把月，「財富娘」在一個傍晚時候特地找我來。我聽見她叫了一聲：「事頭婆」，立刻臉孔笑得像朵花。她拉我站在最冷僻的廁所邊，我儂子一樣聽她說什麼。

「事頭婆呀，這次一定要你幫幫忙！」

「幫什麼忙呀？」我覺得有點兒不妙。

「幫我做份會，三十塊錢的會。」

「做會嗎？」我鬆下一口氣。沒想到體面的「財富娘」也要湊會濟急，我很奇怪。「財富娘也要……」

「一句說定，你一份！」

「我？」我知道不是開玩笑，但我那裏來的閒錢，於是搖了搖頭。

「不要你拿錢出來的，每月的房租照除不就得了嗎？」

她的主意一時動了我的心。想一想：房錢換做會錢，每月收入換做墊出，雖然本利有個定期收回，可是究竟有點冒險。不是財富娘不使我信任，說到錢，我就誰都不信任，還是放進自己腰包裏安當。我詳細對她說我的種種困難，說出整十句左右的「對不住」，來搪塞她的要求和送她走開。不料這個月她竟不還我上個月的房錢，好像有意跟我鬥氣一般。我想當面問她，無奈很難碰見她的面，所以一直沒機會；我不會忘記，我在睡夢裏也還想念着的呢！

就在這個月裏，奇怪的事來了：桂芳的爺時常在，在家時常睡覺，有時還招來前街任的李醫生，光景好像害了什麼病。我問桂芳，她說爺胸口疼，咳嗽。啊！難怪我每夜聽見人咳嗽？那

前房的「老煙剗」，曾經在我面前訴過苦，我都沒留意。現在咳嗽咳出毛病來，工作不能做，入息當然全無，那麼我的房錢怎麼辦？我不能不担點兒心！

有一天的早晨，我去「巴利」買菜，碰見熟人「豆腐婆」。她提起「財富娘」湊的會，光景已經成功，錢有了怎麼還不給我房錢？我很不高興，回到家我沉不住氣，「財富娘」不在我就老實對她病着的男人說了。他答應等他的女人回來商量，他的身邊實在不名一文。男人對女人不習慣裝窮，他這樣說我也相信。不過——他的女人是怎樣搞的，近來連晚上也不回家了。湊巧得很，我離開一會兒，「財富娘」便像鴨子樣從外頭撞進，接着走來見我，一連打了三個呵欠，閉着眼睛請說：

「事頭婆，你找我嗎？」

我說：「是！」大概她也明白什麼原因了。

「房錢我早就想給你了！」她睜開眼睛，等了一會。「真不好意思，想不到芳桂的爸忽然生了病！」

「人人都有個三衰六旺，過幾天他就會好起來的。」我也用好言安慰她。

「一點也不見好，醫生說這病不能好得這麼快。唉！錢已經用去不少，他又不能工作，你事頭婆應該要原諒。不過，一有機會我一定給你，大概不出一個星期內。」

我老娘素來有個脾氣：吃軟不吃硬。她這麼低聲下氣，我那能裝做毫無感動；何況還能指出一個日期，這種人情大可以賣。「沒有關係！」我笑着說。

可是足足過了兩個星期，依舊不見動靜。再過兩天就滿了兩個月，新舊欠租整整六十塊，我要看她從那裏找出來？前房那個「老煙剗」也欠上我四十塊，兩柱剛好一百塊。這筆賬，除了我不想，想起就吃不下飯。那「老煙剗」才神氣，他又來向我訴苦，說是聽見隔房澈夜咳嗽，他沒

法子睡得着。為什麼我做房東的不替他做房客的安寧着想？嘿！我才高興，誰叫你不趕緊還我房錢呢？

這天正午時候，來了「豆腐婆」和另外一些女人，「財富娘」也滲在這裏頭。我以為出了什麼事，原來大家今天在開標。「豆腐婆」出了高利四塊二錢標到手，沒有一點笑容。「豆腐婆」素以孤寒見稱，這次大出高利，一定有特別事故。我笑問她是不是標了想走路？她怒瞪我一眼，不說半句便走了。那婆娘真開不得玩笑，臉皮就像她做的豆腐那樣容易破。

我記得是她們標過會後第二天晚上的事：天上有半邊月亮，屋裏人出去的出去，睡覺的睡覺；我呆在家裡，却給隔壁屋的收音機吵到坐也不是，睡也不是。不久似乎下了一陣雨，我門上房門要睡覺，尚在床朦朧朧睡不着，突然開房門咚咚响，好像還有聲音在叫：「事頭婆！睡了嗎？開門！」誰在叫我呢？後來我聽出了口音，不覺又歡喜，又奇怪。「財富娘」忽然半夜過訪，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但有機會向她討房錢了！

她走進房子來，我燃亮了桌上的油燈。她用手擋了擋眼睛，我看見她一隻手握着一包東西，另一隻手也握着一個玻璃罇。她把拾在臉上的手放下了，露出兩顆微微眯着的眼睛，對我笑一笑。「事頭婆！這麼久來，我們從沒有在一起爽快談過話，今晚來喝一杯！」她朝着桌面放下東西，再向四處張望，大概找尋杯子。

我半晌不知怎麼說。她已經在我房裏找到兩隻大小不同的嗽口罐，開了瓶塞，嘩啦啦地倒了小半罐，遞給我。

「你喝一點，這是參茸補酒，老人家最合適。」她打開紙包，那是一包白斬雞，上面放着幾根一時來長的葱莖。「來呀！」她邊說邊檢了一塊放進嘴裏。

強不過她的一片誠意，我真的喝了一點。雖說我的酒量不算好，但食量却很大，我一連氣吃

了五六塊雞肉，倒把半夜裏的肚子惹餓了。這時我有點埋怨她，她最好能買兩包炒粿條或炒米粉來，不然雞飯也不錯，怎麼就只買了一包白斬雞？酒又在我的肚子裏亂湧，我打了一個呃，忽然想起「財富娘」今晚這麼好孝敬，一時叫我摸不著頭腦。

「你喝呀！」她發現我呆看，一下子把我面前的酒罐搶過，湊近我的嘴巴邊。

「我不能喝！」我撐開去。

「你一定要喝！」她的臉孔掙得又亮又紅，嘴裏不住噴出濃濁的酒氣。

我退後一步。她逼過來，我退到床邊。她還是一直逼過來，我立刻發了慌，不得不順了她的意連呷了兩口，於是她才樂意地踱回桌邊去。這下我有點不行，頭很重，感到有點兒寒冷，我真想倒下身就睡。但我萬不能睡的，「財富娘」這種突然表示殷勤的行徑總有蹊蹺，我斜着靜觀她的動靜，隨時準備聽她對我說些什麼。可是她一句也不說，呷一口酒看一燈火，呷一口酒又看一燈火，嘴角流露出不知是笑還是哭的表情。這樣過了很久，她才把嘴巴湊近我的耳朵。「事頭婆！有一件事要求你『多隆』一下，你能不能夠答應？」

「什麼事呀？」我早想到一定有要事的。

「事情很簡單，而且對你也有利益，你肯不肯？說，肯不肯？」

凡是對我有利益的事我都肯，「財富娘」少跟我接近，難怪她不知道我的脾氣。但她一開口却嚇了我一跳，而且還說不多，要向我週轉五百塊！

「近來我跟一位朋友合夥收樹膠，只要一放手，立刻就有錢賺。你看：在這幾天內，單我的名下就分得三百多塊！」她隨說隨撩起衣角，顯出褲頭上的一個大荷包，果真裏面有幾疊鈔票。「不騙你說，現在又有一個機會，不過貨太多，我一時間抽不出足夠的錢；事頭婆如有方便是最

好的，只要三兩天工夫包可以賺一大筆，到時我加倍奉還，一千！」

她把一隻食指在我的面上一劃，大概興奮過度，劃了我的鼻子。我一驚心，想她一定是喝醉了酒，天下間那有這樣的便宜事，三天兩天工夫，五百就可以變做一千！我不信，因此我不說話。

「五百不便，三百也不要緊。」她自動減價。似乎數目可多可少，看起來三百也還有商量的餘地。我揉了揉額頭，乾脆要把她拒絕掉，但却吃了人家的酒肉，下不了情臉，真叫我左右為難。後來我說：「要是我中了馬票一定可以辦得到，無奈天不開眼，一直窮了半世人，別說三百，就是三十也不便，你要原諒原諒！」

「事頭婆不相信我。」顯然，在她的心目中，我是一個富婆，不肯借錢只因天性吝嗇的關係。她說說罷，無論如何，三百這個數目我不能答應。

她好像很感覺失望，又像很生氣，一仰臉把櫃裏僅存的酒喝個乾淨，跟着出勁地站了起來：「那就兩百罷，兩百怎樣？」

我沒有睬她。

拍！她把罐子用力頓在桌面上，那一對火紅的眼睛死瞪着我：「一百你都沒有嗎？」

有沒有她怎知道呢？橫豎我沒少她的。我閉上眼睛，裝着要睡覺。等我再聽到她叫喊的時候，她已經走到房門邊：「你不肯幫我忙，兩個月的房錢不必希望拿，我不給！」她憤怒的走出去了。

看她文彬彬的「財富娘」也說出這種野蠻話，想誰我。好樣子！竟把我當成什麼了？老娘平生最不肯吃硬，現在就跟她扯破臉皮打一交龍。「你不說，我還不提，房錢你賴不了，現在拿來！」我追着出去，把在睡覺的房客們都吵醒了。我不管這麼多，一直衝到她的房門口。房門栓着，我就撞門。門開了，走出那害病的男人。女的

原來沒朝房裏走，她又出外去了。我對男的有幾分同情，但我生了氣，我限他三天內必須給我滿意的答覆，三天外我就去出「羅地」？什麼我都不聽。他不知道我為什麼生了這麼大的氣，我也懶得說清楚。

明天下午，「豆腐婆」上門來，一見着我，「財富娘呢？」她神氣地盤問我。奇怪！她幾時交代我看管着的？我把臉一擰：「不知道！」她走她的，我走我的。可是晚上又來了，人還是沒找着，她跟那個做男人的說些話，不知說什麼。

「財富娘」一連兩天避着不回家，這不關事，我已經關照過那個當家的，只差明天我便要去找人出「羅地」。事實上我還狐疑着，我把這個意思去偷偷問我遠房侄兒，他狂笑說不必花這筆冤枉錢，他自有好辦法對付。我又問他有什麼好辦法。他不答話，只比起一隻飯碗般大拳頭。我爭的是錢並不是命，他的辦法不通，於是我不再跟他說了。這天清早「豆腐婆」來過，正午又來過，下午再來過，一次比一次着急，一次比一次兇惡。她罵做會頭的沒良心，標得了會，整個星期過了，還不見她交來一占錢，而且避着不見面。「那裏去了？」她拍着桌子要跟那個當家的拼命。寬有頭，債有主，「豆腐婆」要爛也應該跑到別處去，在我老娘面前總要遵守一點兒規矩呀！我老實不客氣的把她拉出門外去問話：「你這樣呱呱叫的，算做什麼一回事？」

「我要找財富娘呀！」

「財富娘在家嗎？你盲了眼睛的！」

「她的男人在呀？」

「男人嗎？他已經剩下半口氣，逼死了他，你還得償命！」

她呆了會兒。「那麼我的錢呢？我標到的，我就要用，我不能等着出高利呀！」

「你傻的？日子久了，你拒絕接受不就可以嗎？」

她沒話說，乖乖走了。可是明天照樣找過來

，並且多了幾個女人哩！幾個女人各有各的身份，有的說是「會子」，有的說是債主。「會子」承認會錢早已交清，債主宣佈那個欠下她們很可觀的賭博錢，都想當面和「財富娘」談一下。但她們只能撲個空，這得對那個當家的吵鬧了一場，才各自散開去。真的，幾天看不見「財富娘」那張肥胖的臉孔了，幾天都碰見這種鬧哄哄的場面，我私下在心裏覺得事情似乎不很妙。於是趁燒飯的時候，我問桂芳：「桂芳，你的媽呢？」她的眼睛一紅，哭起來。她一哭，我知道事情真的不很妙，索性跑去問他當家的。當家的咳了半天眼，眼裏裏擠上了眼淚。「我也不知道。」完了！他不知道誰還知道？我再也不敢把事情往好處想了。今天是出「羅地」給他們的期限，看情形錢是沒有辦法追討的，僅可能要回房子。要回房子，他們兩父女準得睡那「五加基」；要一個病人睡那「五加基」，我的良心不好受。不過又想：女的真的永遠不回來，他就住着也是對他沒有好處；而且他在，反惹人三趟四趟上門鬧，其他的房客已經噴有煩言。何況害的是肺病，一屋子的人都爲着這個不高興。老娘靠房錢吃飯，萬不能含糊下來。「他應該搬！」我的最終決定，對他和以及房客們都有好處，對他的好處更大，因爲我情願撤銷舊數，倒貼他搬費十塊錢。這意思，我在當晚便向他提出，免去出「羅地」的麻煩。

「唉！賭害了她，病累了我，我沒有什麼話說。」他睡在床上，兩眼望着天花板。「隨你的意思好了。」

明天一早，他留下了女兒桂芳，破例出門去，行路像風吹禾穀。

「豆腐婆」跟另一些債主又來了，一上門，老是東張西望，老是把我叫得震天價响。等到那個給她們認爲「精神寄托」的男人也不見了，她們幾乎駭得哭起來。我看到她們個個帶着神經質，我就勸勸她們說：「別再上門來麻煩啦！人是

永遠不會讓我們找着，算你們大家行衰運！」誰料我的一片好心却引起不滿，「豆腐婆」怨我知情不報，白白讓人家吞了她的血汗錢，而且偏在她最需要錢用的時候。她才說得神氣，我的兩個月房錢，難道不是錢，又要找誰埋錢去？她在對我哭，她說她已經用過了別人好多錢，指望從這條路得來還債又落了空，她就要不得了。「豆腐婆」的生意一向馬馬虎虎，怎樣欠上別人不得了的債？她不瞞我，她說平均每個星期要買上二十幾塊錢的各種「票」，希望中一中。但是天不開眼，老是不中，所以她就時時身上負着一把債。標會還賭債，「豆腐婆」的思想實在太高明；無奈「財富娘」比她更高明，不惜拋棄了丈夫和女兒，一走了之。

## 讀者·作者·編者

在這裏我似乎沒有什麼再說了。前回桂芳的爸從早上出門去以後，便一直沒人見過他，我會多方探聽都不得着他的消息。有次聽人說那條河裏發現一具浮屍，我剛好患了傷風發熱不能前去認一認；但據那前房住的煙屎佬看了回來說，人蠻白蠻胖，不很像樣，那又作罷。至於桂芳成了孤女一個，我早已把她收作女兒看。想不到別人家破人亡，我反而得了一個好女兒。「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我的兩個月房錢有上代價了！還有，最好笑的是那個「豆腐婆」，常常喪魂失魄地走來問，問會頭的行踪，問我有便「多隆」借她一點錢。我說：「豆腐婆，你知道我這個女兒是怎樣的來歷嗎？」她發呆地想了很久，立刻掉頭走了。

寫厭了獻歲的祝頌，又迎接新年的到來。

本刊這一期的內容，也正如時序的遞嬗，而呈現出百花齊放，爭妍鬥艷的景象。

「籬籬神話」作者程兆熊先生，爲當代名教授，著作等身，譽滿士林。這次承他遠自台灣寄來此稿，全文長達兩萬字，本期已刊出一部，下期可全部續完。請讀者仔細讀讀，並且仔細想想。

新加坡藝聯劇團，將於本月中旬公演曹禺名劇「北京人」，可說是新年裡的一大盛事。爲此，本刊特及時登出兩篇有關「北京人」的稿子，向讀者作一介紹，同時也祝該團演出成功。

正當新加坡民選的市議會誕生之際，呂卓先生恰好譯出印尼文學作品「被封鎖的橋」一文，實有其深長的意義。這樣的事情，雖是發生在印尼的某一個城市裏，但也可使我們大大提高警覺。

沙風寫的「房客」，又是另一種格調。全文一氣呵成，結構緊湊。尤以借房東太太之口，側面道出好賭的人的下場，極易發人深省。





據所得資料統計，馬華文壇去年出版的各種書籍如下：

●小說——爛泥河的嗚咽(方天著)，從黑夜到天明(江陵著)，暹亮的早晨(北方著)，年代和青春(苗秀著)，困城(謝克著)，掙扎(黛丁著)，老街場的寡婦(光華著)，小鬼春秋(貂問涓著)，黑色的空門(雲里風著)，永遠的期待(李定華著)，線索(于沫我著)，都門抄(韋暈著)。

●詩集——再生集(李汝琳著)，牆外集(常夫著)，黎明的海岸，(高寧著)，自然的頌歌(鍾祺著)，生命的火花(堂勇著)。

●專題討論——新文學概說(葉世芙著)，門外談文(鄭子瑜著)，怎樣欣賞中國戲？(李星可著)，民間戲劇叢考(蕭遙天著)。

●遊記——英倫見聞(黃潤岳著)，萬里歸程(黃潤岳著)，歐遊鴻爪(吳紹葆著)。

●散文、隨筆及雜感——趕路(古梅著)，堅守(苗芒著)，喜悅的回音(田沁等著)，食風樓隨筆(蕭遙天著)，草窗隨筆(趙度著)，閩人雜記(連士升著)，黃花集(李冰人著)，彼南劫灰錄(依籐著)，黑白集(希邦著)，集愚集(馬摩西著)，生活線上(飲流著)。

蕉風文藝叢書第七種「回春曲」已付印，為一短篇小說集，作者胡牧，是馬華文壇的青年作家。

原定本年一月出版之「星洲晚報」，迄今未能面世，據聞已胎死腹中了。

## 香 港

國際筆會香港分會發了一封公函給在新德里召開的亞洲作家會議，請將中國大陸缺乏「文學自由」問題，列入大會議程。函內指出：

作家胡風被控「反革命」，現已拘禁獄中十七個月，但從未審訊的事實，希討論後有所行動。

新亞書院舉辦「中國古代雕印及造像欣賞會」，展品有商、周、秦、漢、魏、晉及六朝漢唐造像，均係該院教授丁衍鐸先生歷年所藏。

青年作家黃崖另一新著「遠方」已出版，收入散文廿篇，都是其得意之作。他的一個中篇小說，剛在本刊連續刊完，想讀者對他該有認識了！

## 台 灣

教育部主辦之四十六年學術獎金及文藝獎金，得獎人選名單已經公佈，計工科馮簡，農科林渭訪，戲劇李曼瑰，美術孫多慈，每人得獎金新台幣一萬元及金質獎章一枚。

韓國文化訪華團一行十三人，由朱耀燮率領，到達台北作兩週之訪問。

中國工程師學會舉行論文獎金頒發典禮，得獎者共兩人：一為蔡斌，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院畢業，台灣鐵路局工程師，論文題「構架拱及環之彈性與變形法以矩陣之分析」；二為鄒逸卿，國立中山大學化工系畢業，台灣紙業公司工程師，論文題「可溶性蔗糖之研究」。獎金各新台幣一萬元。

## 中國大陸

中共最近公佈一個「漢語拼音方案」草案，據說這方案的主要用途，在利用拼音字母，幫助識字，統一讀音和推普廣通話。

上海有八十多位作家報名上山下鄉，在動員大會上，每個人還宣讀了「上山下鄉」的誓詞。目前，這些作家正在設法安排家庭和今後生活。

評劇創始人之一的成兆才先生，編成了一部「成兆才評劇選集」，全書五十二萬字，除選劇外，對作者生平、藝術生活和創作，都做比較詳細的介紹。

新 加 坡

# 藝 聯 劇 團

首 次 公 演

三 幕 國 語 話 劇

# 北 京 入

曹 禺 原 著 陳 琪 范 林 導 演

楊	何	許	鄭	黃	包	廖	趙	趙	林	奚	秦	盧	沈	邵	陳	柳
秀	瑪	家	凌	世	維	海	文	文	明	士	振	新	建	欽	寶	俊
雲	哲	廉	倫	錦	敏	智	望	穆	昌	蓉	生	權	波			

一 月 十 五 日 至 十 九 日 每 晚 七 時 半 開 演

## 維 多 利 亞 紀 念 堂

賽 克 玲 洗 衣 公 司

中 峇 魯 成 寶 路

燕 京 有 限 公 司

小 坡 大 馬 路

友 聯 書 報 發 行 公 司

小 坡 大 馬 路

世 界 書 局

大 坡 大 馬 路

維 多 利 亞 紀 念 堂

公 演 期 間 六 時 起

青 年 書 局

小 坡 大 馬 路

售 票 處